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二回 老命婦病在膏肓

詩曰： 改裝潛出避爹娘，億女情深黯自傷。輾轉愁腸誰可訴？病源從此入膏肓。

話說孟相府也令家人到來問候郡主，昨日回來安否？並帶了孟夫人賞賜江媽的一兩銀子，一匹青綢，交付王府門官送入宮內。節孝夫人就差江三嫂出外相問，孟太太病體如何。江媽進來稟道：還沒有退熱，夜來依舊發熱。今日大清早就請徐郎中看視。郡主見說，也把眉兒皺了一皺，叫聲：怎麼好？消停了片時，潘良回來道：孟府少夫人叫謝謝郡主，送小公子的禮物，收了紅絲硯，玉板箋，金玉帶一條，織麟緞二端，回了四色轉來。孟太太病體仍與昨日一樣，叫郡主不要記念。節孝夫人道：忒也客氣，爾該推推才是。潘良說：小的推了兩三次，只不肯全收。

言訖潘良退下堂，劉郡主，於是也即便回房。這一天，更無別事休多說，次日臨辰正曉妝。定省公姑俱已畢，進完早膳坐蘭堂。忽聞孟少夫人到，太王妃，已是先迎出外廂。郡主聞言離繡戶，華妝不用換衣裳。侍兒隨出前宮院，走過重門款款行。早見太妃陪入內，佩環飄動響嚙嚙。魁郎公子相隨至，打扮得，衣服鮮明似錦妝。但見他，小小之年六歲交，面如傅粉映仙桃。金冠抹額雲龍翅，繡蟒披身銀鼠袍。小樣京靴雙踏足，新雕玉帶半垂腰。跟隨孟少夫人進，真正是，公子公孫一俊豪。郡主見時心內喜，慌忙走近笑相邀。

啊呀嫂嫂，失迎。妙呀，小官人也來了，可喜可喜。

言訖含歡遜幾聲，慇懃請進少夫人。珍珠簾內齊相見，飛鳳端然把禮行。拜過太妃恭喜畢，又和郡主禮深深。見完蘇母魁郎拜，尹氏王妃大贊稱。不叫拜完先扯住，誇聲好個小官人。於是飛鳳回呼婢，同著媽媽姐姐們。帶領魁郎公子去，請安千歲到書廳。侍兒答應忙移步，相煩了，王府丫鬟引道行。宮內正然將遜坐，西衙女伯勇娥臨。表姑表妹同行禮，謙讓多時坐定身。獻上茶來排上點，書房請進小官人。侍女啟稟章飛鳳，兩王爺，回請金安恭喜聲。孟少夫人含笑應，多嬌郡主便抬身。輕輕抱上魁郎坐，點果拿來與彼吞。仔細笑看公子面，連誇長得好精神。又將小手凝眸看，低問如何帶墨痕。侍女在旁和笑語，小公子，方才把筆寫書文。因而沾上些須墨，學之將完就請臨。郡主見言拿手帕，和茶抹去絕無痕。堂中諸位齊歡悅，彼此相同進點心。竇氏亦於旁首坐，談談笑笑敘寒溫。上完三道香茶後，交椅移開立起身。

話說茶點過時，劉郡主便相陪孟少夫人攜魁郎公子，往各宮散步閒行。這邊尹氏王妃向蘇娘子道：親母，爾可料理料理，左邊備筵席，右邊備酒飯，再買些鮮果與小官人吃，晚間也可送他帶回。

蘇家娘子管銀錢，出入俱皆在手間。日用殷殷親寫帳，早晨分發晚來盤。寸私不蓄多明白，上下之人盡贊賢。昨者過年逢大節，忠孝王，送銀二十到她前。自家也得相添補，再不在，公帳之中暗積錢。當下王妃如此說，回房舉筆就開單。寫明上席如何菜，派定了，該用湯來該用盤。又及下邊相待飯，無非是，雞鵝魚肉盡周全。兩邊帳目俱開畢，復又標明買菜單。各色點心家內有，只要那，新鮮果品備諸般。於是寫罷從頭看，喚過隨身一女鬟。

話說蘇娘子住居王府，尹氏太妃曾派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在她房中伏侍。這丫鬟名喚瑞柳，倒也十分勤力。當下蘇娘子喚過來，就叫她把三張帳目發下廚房，令廚司買辦等照帳辦理。

瑞柳傳言不必雲，內堂中，且談郡主眾人們。相同女伯章飛鳳，笑語低聲各處行。曲繞迴廊鳴玉佩，輕扶彩柱款湘裙。行來靈鳳深宮內，推入朱扉看一巡。只見華堂寬似殿，盤龍交椅兩邊分。雲母榻中鋪金玉，雕花樑上掛珠燈。古書萬本高堆架，新句千章遍貼屏。案供金瓶搖翠尾，牆懸錦袋動瑤琴。居中兩幅紅綉帳，隱約間，內有新圖畫美人。飛鳳見時連喝采，鋪排雅淡絕纖塵。不知紅帳因何設，這深宮，可是深宮翰墨林？郡主回眸含笑答，此間靈鳳作宮名。上懸姐姐真容像，早晚焚香自用心。因恐風吹顏色變，故將這，紅綉帳幔掛堂門。自家就在房中睡，每每的，秉燭觀書獨一人。飛鳳聞言心暗道，姑夫如此好多情。正房不同新娘住，僅伴真容耐冷清。這等男兒天下少，婆婆錯怪彼重婚。於是遂入堂中看，仰視新圖果掛屏。顏色鮮明仍似昔，又添詩句數行文。吟哦一遍連聲歎，何事姑夫守又深。海角天涯無信息，總然跋涉也難尋。言完回視姑娘像，珠淚連彈玉甲輕。復又抬頭朝上看，有一塊，朱紅欄板釘門屏。龍盤三尺描金柱，結下攢花掛彩亭。心下不知何所意，回眸重問內中情。多嬌郡主含歡說，特命能工起造成。御筆敕封元配詔，因而高供小龍亭。但求姐姐返家國，也不枉，金屋三年待玉人。飛鳳聞言心贊歎，披圖良久始回身。魁郎公子多聰俊，認得真容也淚零。蟒袖斜遮傅粉面，不言不語暗吞聲。多嬌郡主偷窺見，說向奇英女伯聞。燕國夫人忙挽住，相逢出外不遲停。魁郎因自回頭望，戀戀難分勉強行。飛鳳見時長歎氣，劉郡主，吃驚連道是奇聞。

卻說節孝夫人見魁郎下淚，不覺吃驚起來。飛鳳道：姑娘在家時，原本過於愛他，後來單身出走，魁郎正在花痘之中，大家惟恐悲傷，都相瞞不說。滿月後得知此事，終日裡陪著祖母悲啼。他頭一次看見掛的真容，就認得出姑娘的面貌，今日在此又想念了。

郡主聞聽極贊揚，挽住了，官人小手出華堂。相同飛鳳從西走，看過了，映雪之靈到洞房。金雀宮中坐定齊，侍兒問候獻茶湯。掀簾走入蘇娘子，笑請官人把果嘗。頃刻排齊盤幾個，乾果異品與魁郎。石榴花果紅鑲綠，端桔香橙紅配黃。還有交梨和雪藕，紛紛亂亂不須詳。魁郎公子欣然吃，頑耍安心在洞房。郡主十分心喜愛，倒與他，開榴剝桔手忙忙。香闈笑語多親密，寬坐移時要出房。女伯相邀西府去，大家復又繞迴廊。

話說在金雀宮中坐了半晌，奇英伯就向西府去一遊。這平江侯的大宅，是內外相通的。從銀鑾殿儀門過去，就是熊友鶴的書院。從太妃舞彩宮過去，就是衛勇娥的上房。故此雖則分居，如同共宅。當下女伯邀了孟少夫人、劉郡主等都到西衙之內，章飛鳳也遣僕婦們領了小公子往書房內拜見平江侯請安。

熊君算是表姑父，一見之時喜氣多。忽然間，想起懷郎亡內子，自不得，歸心打動要辭都。

哎，也罷，我就明日打點辭朝便了。

想起那，亡妻未葬好悲傷，就在新春出帝邦。歸去看年幼子，懷郎也必是魁郎。不言女鶴歸心起，公子於時返上房。女伯相留重待果，姑娘們，笑談良久日移窗。俄聞侍女來相請，太王妃，有請夫人飲酒漿。燕國夫人同接去，小筵設在百孫堂。當下諸位齊齊起，赴席傳杯飲酒漿。

話說太王妃留在住孟少夫人，在百孫堂上飲酒。黃昏席散，章飛鳳就將帶來的賞封遞與伏侍的婦女，然後一一拜辭。太妃送了小公子四盒乾鮮果點，還有格外禮物八色。四府夫人等，也有荷包果品及賞隨來婦女的銀封，太妃亦分賞過了。一概喜封盤盒都是蘇娘預先停當，不費一毫心思。當晚也遣家人送歸，次日遣僕人問候。住表兩家來往的親情，且說一人出場的蹤跡。那梁丞相的長女，東床姓裘，名仲義，字惠林。父親官拜副都御史，已去世七載。母親符氏在堂，頗有教子成名的令譽。家當亦不算富足，只有三百畝田，六七所租房，也可以過得歲月。鄉試之期，已中過十九名舉人。進京應試，就卸車住在梁相府中。翁婿相逢，不勝歡喜。梁夫人見了嫡親的女婿，自然更加疼愛。這裘生雖則中舉，文理尚是平常。

時逢三八作文章，每每的，呈上樑公看細詳。閣老觀來無妙處，不過是，風雲月露枉盈箱。心中欲待加批改，竟須要，削去前篇十數行。便叫惠林當面道，我看爾，在家未必坐寒窗。此文做得雖堪中，筆法輕而不算強。若遇房官才捷者，決難薦爾這篇章。還當與爾高明講，腹內通時好進場。我亦暮年無意緒，賢婿嚇，問於襟丈鄺明堂。

啊賢婿，那鄺明堂乃當世奇才呀！

連中三元做翰林，登時兵部又飛升。年方十八為丞相，博學多才有大名。慢說老夫難以及，真真壓倒滿朝人。文章詩賦多多

少，刊刻而成世盡聞。天子珍藏三四部，不時觀覽愛如珍。常常就在金鑾殿，披讀明堂鄺相文。天下傳稱推第一，綽號是，荊襄龍虎大將軍。你今請教於他去，一定還當學問增。可把此文呈與看，再問其，談談五典與三墳。裘郎受訓心慚愧，他就雲，請叫才高鄺大人。相國明堂難見卻，即行批改與評論。看完就付連襟覽，服殺雲南裘惠林。時刻坐於文座側，敬如師傅問高明。少年元辛多瀟灑，絕不藏言便語雲。抱玉握珠真博學，經天緯地實奇英。常敲棋子深深語，或剪燈花娓娓論。一個是，玉帶金貂秦相國；一個是，儒巾素服弱書生。裘郎深得明堂力，漸漸文章做得精。鄺相居官名望重，哄動了，在京應試眾門生。

話說鄺丞相考中的那些門生齊集在京，一個個做了文章都呈上老師批看。還有那不是門生也來拜認的，大門前車馬不絕，日日來回。那丞相好不廉潔，送老師的寶禮，一概不收。托關節銀錢，半文不受。凡有求批文字者，總無不留下。堆積得千篇萬軸，擺滿了書榻芸窗。

日日朝中內閣選，更衣就坐聽槐軒。推情欣喜觀文字，看了那，雪案芸窗不覺煩。吩咐司閤人役等，親朋如至只休傳。只因有事無閒暇，待相爺，辦理完將拜望還。一命下來齊百諾，府前車馬就蕭然。風流相國心中悅，終日裡，朝罷歸來得了閒。親友門生俱謝絕，也不與，東平王子敘寒暄。端然坐在書房內，看一篇時批一篇。發得東時西又到，千堆萬疊在窗前。明堂無不相留下，他就是，晝沒工夫夜也觀。梁氏素華陪了坐，梅香累得也遲眠。風流鄺相看癡了，廢寢忘食只是看。因恐夫人無耐坐，竟索性，搬移衾枕外邊眠。

卻說丞相鄺明堂專心文字，索性搬到聽槐軒安寢，也不用家人伺候，只叫榮發相隨。

書齋春暖設圍盆，獸炭騰騰早晚生。自己坐於圍椅上，家僮立在案頭橫。英風凜凜披貂袂，雅態翩翩帶軟巾。紅枝雙燭窗下照，朱毫一管手中擎。忽然間，桃花笑處圍連句。忽然間，柳絮飄時嗟連聲。忽然間，停毫沉吟觀且讀。忽然間，翻篇批改，草字真書，累積盈箱，紛紛不絕。有時朗誦誇聲妙，有時點首道聲清。惱的是，侍女人等催用膳。喜的是，門生入府送佳文。靜沉沉，芸窗深掩燈花落。寒寢寢，竹院重開日色生。坐久聊吞花一盞，倦將來，批完小飲酒三巡。真正是，高才敏捷風流相。真正是，年少英華貴顯臣。日看文章無片暇，也不會，滿京親友與門生。且慢談，風流相府衙中事，再表王親府內情。

話說忠孝王府中，新年熱鬧，連日大擺華筵。初十那天，是武憲王請酒，會的是親戚老輩公卿等。十三這日，是小王爺開宴，會的是親友同年。熊友鶴、韋勇彪等一班少年豪傑，還有崔攀鳳也在其中。

王府豪華敞綺筵，上燈良夜十三天。東平千歲穿冠帶，大會同僚諸少年。三面轅門飄彩幔，一層寶殿捲珠簾。龍飛鳳舞花燈滿，露下雲開皓月寒。府外旌旗搖碧落，階頭管笛繞朱欄。一陣陣，金鑼亂擊分雙面。一聲聲，畫鼓齊敲打十番。玉帶蟒袍環綺席，銀花火樹立蠶山。迎燈討賞人無數，鬧亂了，忠孝王爺大府間。一眾少年齊暢飲，小皇親，金杯一按口開言。

啊諸君，不知鄺老師因何緣故，我去道喜請安，一次俱皆是不見。

平江侯爵應聲雲，我亦曾經走一巡。門上官兒回有事，卻不知，老師在府做何情。熊君之語方才畢，又有當筵一位雲。

呀，正是。我也去過兩回了，門官總回鄺相爺有事。

未知到底有何緣，如此忙忙不得閒。兩次三番俱謝絕，莫非是，誰人得罪老師前。這邊談論猶未畢，西首停杯又接言。

啊二位君侯，不須疑惑，我倒猜著了幾分。

多應會試那諸君，祈望明堂鄺大人。恐彼今科作主試，必須要，用銀相托說人情。故而不曾寅朋等，要做清廉正直人。忠孝王爺說道是，筵中立起一崔生。微微笑，半含春，舉手當胸出位雲。

非也，非也。若論老師的貴懷，小弟倒偏知其故。

只因眾舉赴科場，門下之生集帝邦。還有聞名投拜者，終朝車馬塞門牆。老師為相清於水，中正無私內外揚。不受半分錢與鈔，只留下，求批求改眾文章。那天相府因聞道，堆滿窗前與榻旁。只看看完方拜望，如今總是在書房。諸君所料皆非也，鄺老師，絕謝親朋為此忙。現有我文批發下，請諸君，筵前一覽看其詳。崔生言訖彎腰取，摸取靴中錦繡章。遞與家人忙送上，哄動了，在筵眾客小親王。齊齊圍立燈前看，一誦之時一贊揚。

話說忠孝王等接過崔攀鳳的卷子，只見上邊原文是蠅頭小楷，改句是硃筆行書，果然批正精奇，勝似崔公子原稿。後面大批道：鳳舞龍翔，極得韓文之勢。雲垂海立，頗多杜賦之風。鬆凌凌雲，可謂梁棟奇材。玉已出璞，可作朝廷大器。眾少年看罷，大贊道：改得好，改得妙！這是比原文高闊了。

老師真正是奇才，果然的，綿繡珠璣滿腹埋。連捷兩科為翰院，飛升司馬到三台。這般官運人間少，到底是，貴顯還從博學來。眾等合聲稱鄺相，一人踴躍叫奇哉。

咳，奇哉！奇哉！不要說老師的才，就是老師的貌，也算天下無雙的了。

為甚生成這樣容，行藏淡雅有仁風。凝脂弘理顏爭似，傅粉何郎面若同。眼際神光橫兩水，眉間秀色展雙峰。言談瀟灑超群眾，舉止風流冠眾容。如此才來如此貌，又且是，年方二九拜三公。真正諸事都全了，但不知，師母夫人怎樣容。這位方才言到此，一人接口道情容。

啊年兄，你說師母的容顏麼？我倒看見過了，與老師卻也可以相配。

我是梁家門內親，因而曾見鄺夫人。巍巍福相姿容美，冶冶妝華服色新。雖則如花和似玉，然而還不及師尊。內中一位聞聽說，皺著眉頭啟口雲：

咳！列位年兄，老師才貌福祿全則全矣，據我看來竟有些美中不足。

眾人見說問連連，甚事因何怎樣般？那位皺眉開口道，有椿事件動疑端。舊年北首良鄉縣，獻上了，浙江名姬兩玉顏。聞說姿容多美麗，又能歌舞與吹彈。外官趨奉當朝相，不惜千金買一歡。誰道老師都退去，良鄉縣，真正空用大銀錢。少年豈不耽聲色，這還是，師母夫人管得嚴。因懼內時方若此，不然何故退將回？平江侯等聞其語，一個人，搖手微吁啟口言。

啊，這也是住在岳家不便之故。總然老師相容，梁太太亦必不允。

若然夫子居間房，未必雙姬退下來。十九青春為國相，少不得，閨房也要置金釵。多應梁相夫人故，未必是，師母森嚴有妒猜。忠孝王爺聞相語，心中默默暗思裁。

呀，原來如此，良鄉縣送的美女尚且一概退還，我這瑞雲倒也不須相送了。

當下齊齊又舉觴，笑談共敘鄺明堂。酒闌席散初更後，忠孝王爺送客行。月色燈光猶掩映，劍聲佩韻已鏗鏘。一天佳宴於時畢，真個是，王府豪華樂事長。慢表東平千歲處，且談熊浩要歸鄉。因思未葬糟糠婦，並念親生幼小郎。也不遲疑和緩決，他竟去，當朝一本奏君王。

話說平江侯欲奠亡妻，十四這日就上了一道辭朝表章，只說是乞假還鄉祭祖。元主當時批准，熊浩謝恩出朝。

王恩批准喜非凡，朝罷回來轉府間。親友人家俱曉得，忠孝王，盟情戀戀轉心酸。朝回只在平江府，幫助他，料理行裝返故園。熊浩擇期燈節後，即於十九出都門。一邊家內忙收拾，一面張灣去訂船。慢表平江侯府事，吾且說，奎光雄鎮雁門關。

話說雁門關的差官回訊，劉總兵接著了朝廷上諭，父母家書，得悉京中一切情由，不覺喜出望外。過了新歲初三，就寫下謝朝廷之表，復父母之書，還有申謝武憲王的副啟，並忠孝王的副啟，更兼與妹子的手札，一一交付差官，又著他星飛到京。並遣二名勇幹家丁，迎取眷屬到任奉養。這些人奉差六七天就到了京內。元主十二日接閱劉奎光謝恩表，倒想起還有奸黨彭如澤助暴為虐，發配雲南充軍。賽寶兒無罪有功，恩賞官為千總，這件事也就結案。再說劉侯接了長子書信，並家將來迎，遂擇於廿一日起身赴邊。

十五差人報女聞，便說是，如今十六要離京。現有那，雁門關上來迎接，已定於，廿四之期便起身。故此特來傳個信，十九

日，相邀郡主早回門。王妃國丈都依允，節孝夫人整備行。燈節過時臨十八，王親府內薦徵人。銀鑾殿上排筵席，忠孝王陪友鶴吞。按劍悲歌情自切，傳杯話別意偏深。兄弟之情難割捨，忍不住，即席英雄淚滿衫。後面宮中開綺筵，餞行燕國衛夫人。王妃不捨螟蛉女，女伯難離繼母親。慘慘淒淒惟對泣，酒闌方送轉西鄰。前邊宴散王爺進，見過雙親往後行。箱內白銀拿四百，入房來，慇懃來送與親人。

卻說忠孝王把四百銀子交與郡主道：這一百卿可拿去回門零用，這三百隻算爾送上父母，以為令兄扶柩之用，劉燕玉深感丈夫體貼，整備次日起早，一則送別，二則回門。到了十九這日，那衛華亭伯父子聞知熊浩辭朝，他們也上過了本章，蒙恩給假，至期相同起身。衛勇娥已向孟衙辭了行，龍圖當日相送，翰林臨期候行。只因孟夫人病體愈加，章飛鳳不至。於時，平江侯夫婦一同拜辭了武憲王夫婦，並忠孝王夫妻，托付照看西府。

一番道別各心酸，亂紛紛，王府家丁送下船。國舅只因家有事，不能相送到張灣。並騎百步回身轉，一拱而分慘慘然。友鶴忻忻離鳳闕，大排執事出長安。烘烘奪利爭名到，烈烈封侯掛印還。相共衛家男女等，喧喧轎馬下官船。真顯耀，固森嚴，兩座長舟泊水邊。畫戟雙分明彩動，金槍對立赤纓旋。左邊衛伯標旗號，右首熊侯住坐船。翁婿錦歸威凜凜，齊回湖廣與江南。不言友鶴辭朝去，且表那，忠孝王爺府內言。

話說劉郡主相送燕國夫人起身之後，便與忠孝王拜辭舅姑，回歸於阮府。

京兆衙前景色新，懸燈掛彩大張明。相迎郡主和嬌客，內外排筵款待深。節孝夫人分重賞，合門男女盡歡心。又將帶到銀三百，算做了，扶柩之資送二親。劉捷夫婦心喜悅，俱言郡主有親情。黃昏席散東床去，是夜無詞又到明。二十早晨先料理，要打發，靈棺回往故鄉城。仍差周義扶柩去，並有江媽兒子行。進喜於時忙打點，隨身鋪蓋與衣衾。拜辭老老王爺畢，伺候臨期要出城。又與母親相道別，娘兒自是淚淋淋。當時廿一黎明候，忠孝王爺亦送臨。攀鳳都於關帝廟，慘淒淒，劉家素服放悲聲。才能進喜和周義，叩別完時扶柩行。塞道人夫三四十，抬棺一直出城門。臨河下落舟船內，江進喜，遂此長途送主行。李宅親丁回阮府，東平千歲返家庭。起身期日看看近，劉捷夫妻要別行。王府之中多去過，又別了，寥寥落落幾家親。行裝束結多停當，轎馬紛紛又備成。京兆夫妻排筵席，相饒那，劉侯眷屬一家門。杯杯美酒雖春色，個個離人盡淚痕。國丈就將賢郡主，托付與，阮京兆與阮夫人。無依孤女歸王府，只有爾，表叔家中算至親。我等雁門關上去，全憑照拂往來行。但將姪女為親女，就當是，燕玉爺娘在帝京。京兆夫人齊應允，自然如此不須雲。多嬌郡主微聽得，止不住，陣陣傷心痛淚淋。饒別一番相謝畢，已臨廿四要登程。

話說行期已到，忠孝王亦來送行，也有與奎光的回書。劉郡主已寫了答長兄手札，一併呈上劉侯夫婦，帶往邊關。於時，崔攀鳳飛馬說了，大概轎馬已備，合門眷屬長行起身。

差官保護不遲疑，京兆衙前轎馬齊。親眷紛紛皆拜別，可憐郡主動悲啼。牽父袖，哭拜長行實慘淒。直到廳前分了手，合門男女出階衢。齊上轎，各登車，擁護人員不少離。頃刻已離京兆府，暖風殘雪送微蹄。東平千歲親相送，不坐朱輪上馬飛。前後圍隨人隊隊，小王親，玉鞭催動白龍駒。崔郎也跳雕鞍上，斜帶絲韁送別去。十里長亭方始轉，劉國丈，合家陸路出京畿。慢言一眾登程事，且把都中大概提。

卻說忠孝王等送至十里長亭而返，劉郡主候送父母起身之後，遂辭表叔孀，歸正府中來。

雖則思親意痛酸，王爺撫慰自周全。公姑慈愛夫君好，也把愁腸撇一邊。且說江媽隨郡主，自後王府顯軒然。皮裘紫襖天天暖，爛肉肥雞口口鮮。提起便言真受享，我娘兒，功勞敢說大如天。只因曾救王爺命，庵內還同郡主潛。受盡千辛和萬苦，今日裡，方才不慮吃和穿。這些言語常常有，她尚且，諸事之中要佔先。

話說這個江媽，自倚著母子有功，諸事僭強佔上。知得蘇娘子也是個乳母出身，見她與太王妃同行同坐，心中著實不甘。在背後說道：她是個乳母，我也是個乳母，為什麼無功的坐著，有功的立著？自此常時走到宮中見蘇娘子，見蘇娘子坐時，她也坐在旁邊凳子上。

王妃蘇娘或談心，江三嫂，也在旁邊湊幾聲。主僕之禮全不守，總要與，蘇家娘子一般行。太妃因彼功勞大，海量含容也聽憑。三嫂見無言共語，昂然一發自稱尊。江媽不許同班叫，若喚之時就動嗔。說是我們非比別，王爺尚且敬三分。進喜兒子功勞大，千歲爺，義士恩人口口稱。叫我江媽行不去，又非粗使女人們。廚房等眾聞其語，懼勢難言改了聲。合口盡呼江奶奶，見她一至坐抬身。初時進喜居王府，頗有良言勸母親。雖則曾將千歲救，功勞不可口頭雲。諸凡盡讓人人敬，百事強梁個個憎。況且跟隨賢郡主，豐衣足食也安心。較之庵內如何說，娘只要，拿著當初比目今。三嫂只因兒子勸，始初還不大胡行。其時進喜扶棺去，漸漸地，規矩全無任己行。情性生來偏又急，不貪安逸願勞辛。房中伏侍人無有，況且這，郡主溫存易奉承。她卻在庵辛勞慣，清清地，閒來反覺睡魔生。諸般事體爭先做，看不得，手腳伶仃婦女們。提水烹茶都自任，忙忙碌碌倒甘心。這天又下廚房內，提著朱紅小桶行。要取臉湯呈郡主，繞廊竟到灶前門。

話說江三嫂走到灶前，那些內廚房的火夫廚子，一個個立起來道：江奶奶做什麼？三嫂應一聲道：來兜湯。就走到灶前開鍋，卻值服侍蘇娘子的瑞柳也挨將上來打水，江媽把她著實一推道：慢著，郡主要麵湯哩，倒是你們要緊！

瑞柳丫鬟被一推，險些跌倒氣衝眉。含嗔放下提湯桶，忍不住，變色睜睛把話加。

啊呀江三嫂，不許兜就是了，為什麼用強推我？

蘇家奶奶要兜湯，這一銅鍋也夠將。怎便這般欺壓我，險些跌倒在廚房。江媽聽說心中惱，冷笑連聲氣滿腔。

呀，了不得！什麼蘇奶奶是誰？難道郡主就兜不得麼？

言訖含嗔倒個完，又將冷水滿鍋添。回身提了朱紅桶，竟自昂昂離灶前。瑞柳丫鬟心忿恨，無何呆立在廚間。一鍋冷水重燒起，她方始，恨恨之聲轉步還。

話說瑞柳丫鬟走到西邊房內，只見蘇奶奶等不及臉水，已先梳頭了。就將江媽推她並那些所說的話，一一告訴。蘇娘子歎口氣道：罷了，瑞柳姐，爾從今不可相爭。

爾是王妃手下人，只因為，派歸於我受欺凌。江媽母子功勞大，威勢滔天莫與爭。輕了她時輕郡主，太妃也要發雷霆。從今諸事休提起，孀婦何能敢出聲？娘子言完低了首，眼含珠淚暗傷心。若留小姐嬌兒在，怎被人家這等輕。郡主看承猶不薄，倒是那，下邊倚勢太欺人。妾身雖與她同類，也是儒家一細君。孟府之中為乳母，尚然上下敬如賓。夫人亦叫蘇娘子，僕掃丫鬟誰敢輕。荷感東平千歲接，住於王府了餘生。太妃相待真正厚，重托金銀與我身。不但合心和合意，更兼同坐與同行。江媽近日明相妒，也到宮中過幾巡。今在廚房言此語，明欺我，出身亦是乳娘們。

咳，罷了！我且是吞聲忍耐。

若得千金返帝邦，那時面上也爭光。如今郡主威風際，何必相爭短與長。娘子細思心慘淡，女鬟發忿禱穹蒼。

咳，天呀！保佑義烈夫人活了，好與她們做對。

蘇家娘子叫癡人，已死焉能再得生。但願天神相保佑，尋回了，孟家小姐就安寧。丫鬟恨殺江三嫂，巴不得，正室王妃早到京。不表東平千歲府，且言丞相宅中情。

話說孟龍圖府中孟嘉齡已升侍講學士，那些道喜親友皆集其門。孟夫人病中雖喜，到底辛苦了一番，身子愈加不健。一過新年，就不起床。

容顏憔悴瘦還黃，時時倚椅歎三聲。刻刻憑帷淚兩行。熱亦甚來寒亦甚，不茶不飯不梳妝。有時候，通宵清醒開雙眼；有時候，徹夜昏迷沉睡床。婦女幾人相陪伴，龍圖卻在外邊房。這宵秉燭淒然坐，聽了聽，切切悲呼在夢鄉。

啊唷女兒呀，女兒呀，你回來了麼？做娘的好生牽掛。

幾載分離竟不歸，如今尋爾爾方回。狠心兒女慈心母，看看我，想將殘生早晚摧。

呀，劉奎璧這仇人呀，你害得吾家好苦！

切齒仇家解不開，快些賠我女兒來。別人離散多團聚，只有我，孟家門中實可哀。說罷呼呼似熟睡，夢魂顛倒甚傷哉。龍圖聽了心淒切，獨坐撚鬚淚下懷。良久上床眠不穩，嗟吁一聲起身來。次辰便與嘉齡議，要把良謀早早排。

話說孟龍圖與嘉齡議道：咳，我看爾親母已有八九分病症了，須得早醫方好。

太醫院內已曾觀，別個岐黃請過三。用藥無功全不效，這都是，因思愛女病難痊。生死雖則由天定，也須當，訪過高明看一番。

啊我兒，我思保和殿大學士鄺明堂，他自精於醫理的。

太后娘娘病染身，是他醫治得安寧。因而翰林升司馬，十八之年做宰臣。聞說劉家伊亦去，某同年，傷寒待死又重生。看來深曉岐黃術，故此會，手到之時病就輕。汝母今番難得好，商量只好請他臨。

啊，孩兒，為父的疑心了兩年了，禁不得那鄺明堂就是爾的胞妹。

我看他，如何相貌和聲音，件件俱皆是麗君。不但容顏真正像，詳其名姓更疑心。孩兒你去思思看，玉字去開像甚人？侍講當時聽父語，凝眸一想忽分明。眉帶喜，面含驚，跳出身來叫父親。

啊呀爹爹，他那鄺玉去了這玉字，竟是麗君了！怎麼不是妹子？

龍圖見說喜還傷，急叫孩兒且莫忙。午後自然他在府，你可去，親身叩請看萱堂。彼如果是吾家女，豈有個，自視垂危不救娘？鄺相若還顏色變，我們就，大家立逼問端詳。那時諒亦難瞞隱，見個分明入下腸。天佑果然逢骨肉，爾娘親，不須用藥也安康。嘉齡見說連稱是，當下先將早膳嘗。飯過已看交下午，匆匆冠帶出門牆。內心急，意中忙，不等魚軒上馬行。兩個家丁在左右，如飛來請鄺明堂。加鞭直至梁公府，急忙忙，跳下雕鞍問細詳。

話說孟侍講一到梁府，飛身下馬，把絲鞭遞與家丁。自己上前相問：啊長官們，鄺相爺在府麼？門內應道：在內，剛從閣內回來。孟爺歡喜說：好極了，相煩稟一聲，說侍講學士孟嘉齡求見。那門官應聲入內。就在儀門外踱去，等候一同起行。

忽然走出小堂官，頭戴烏紗正少年。猛抬頭，見了翰林容色變，慌忙縮進二門邊。孟爺驚駭趨前看，只見他猶在院門。回眼斜窺忙欲躲，如飛地，低頭跑入一書軒。孟爺當下稱奇絕，退入儀門倒恍然。伏眼又見真面善，想了想，分明相貌似榮蘭。

啊呀，是麗君妹子原帶榮蘭走的，一定是丫頭改扮了，眉目分毫不錯。

仔細思來一樣般，榮蘭確是不須言。況抬頭，一時見我飛跑去，那規模，明是心虛避下官。

啣！謝天謝地，看來妹子有個著落了。

鬼使神差見了他，一時間，令人悲喜兩交加。若然妹子為丞相，自是榮蘭做管家。這件事情明白矣，我同胞，果能螺髻換烏紗。

咳！狠心的妹子呀，你們也做得機密，竟不認父母夫家！

自己公然做大臣，至親骨肉不關心。高堂為爾千般苦，日夜哀呼叫麗君。廢寢忘食無起色，舊年臥病到新春。何期爾卻多高興，身做了，一品朝官不念親。今日爹爹猜破了，我看你，少停見我怎為情。學士當時心內想，巴不得，請了明堂立刻行。繞著儀門來往踱，心內火急意如焚。不談學士心中事，且表才高鄺大人。

話說鄺丞相閣內回來，正在弄蕭亭用膳。忽報侍講學士孟爺求見，心下躊躇道：我又並無什麼事件委他辦理，為何求見起來？也罷，且自回復他去，免得弄出破綻來。

明堂想罷就傳云，回喚丫鬟諭一聲。說道相爺今有事，改期親到孟爺門。侍兒答應慌忙去，院外司閽領命行。走到儀門回復畢，急壞了，新升侍講孟嘉齡。

啊呀長官，望乞再稟一聲，我有要緊事特來叩見。

門官只得擊雲牌，復又重重報進來。丞相聞聽稱要事，心中一發動疑猜。

呀，且住。為甚他苦苦地纏繞？

莫非識破巧機關，故此登門必欲參。如若今朝真為此，卻叫我，怎生抵頭與遮瞞？

咳！一時認將出來，使我如何是好？

骨肉相逢倒也休，奈何要結鳳鸞儷。老師怎把門生嫁，這件事由合抱羞。不若今朝回復去，免得那，同胞會面問因由。

呀，不妙！若再回他，倒覺得無私有弊了。

今朝只好見同胞，他若多言我放刁。厲色正言三兩句，難道說，如今竟不懼當朝？明堂主意安排定，座上開聲問事苗。

啊侍兒們傳諭門官，請孟大人稍坐。

丫鬟答應出珠簾，宛轉流鶯一命傳。門上官兒忙接口，如飛相請不遲延。嘉齡大喜隨於後，頓頓朝靴正正冠。跨入聽槐軒內院，迎頭又撞小堂官。只見他，適才誤撞正然慌，聽得來時分外忙。滿面通紅低了首，悠悠溜溜院門旁。嘉齡看了將三次，越發分明認得詳。冷笑一聲心暗罵，這麼個，刁鑽滑賊小梅香。幾次躲得無蹤影，跟了千金也改妝。今日相逢卻還避，慌得他，面紅耳赤走忙忙。

哈哈，我看這丫頭她也有福。

千金大拜掌朝綱，宰相家人七品官。臉色比前豐滿了，戴著頂，烏紗帽子好威嚴。門包定得多多少，還比我，清苦詞林高萬千。侍講孟爺心暗想，於時款步進門間。

話說孟嘉齡走入書房，見一個伺候的小童在側，便問道：方才出去的那人可是鄺相爺親戚麼？姓什麼？小童兒笑嘻嘻地道：小的是相爺隨買來的，府中人還不大認得。但聽得相爺叫他作榮發，姓倒不知。嘉齡見說忍不住笑將起來：不錯呀，榮蘭自然改名榮發了。